



當 神要賜下復興，復興就臨到。復興是神自主的行動。

斐湯姆(Tom Phillips)說：

「復興是出於神的主動，不是因著我們的決心。復興是神按祂的時間所賜下的新的光明和生命，為祂的緣故，領我們脫離流浪而歸向祂。」(Revival Signs)

我們必須明白復興是出自神的心意和祂的主權。聖經教導我們不要以為我們可以製造復興。然而，復興雖是神的工作，我們卻不能以此作為甚麼都不作的藉口。像耶穌一樣，我們要做天父在做的事(約5:19)。當神的靈感動我們做某些事作為復興的前奏時，我們必須遵從。雖然我們所作的不能帶來復興，然而我們若不遵行祂所吩咐的，則永遠不會看見復興。

聖經上說，基督徒有責任做某些事以帶來復興。腓立比書二章十三節說：「因為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甚麼是復興和覺醒的屬靈預備？

禱告和禁食

首要和最重要的預備就是禱告和禁食。

差不多所有復興和覺醒的記載都提到禁食。今日，美國教會正極力重拾這重要的屬靈操練。

愛德華(Jonathan Edwards)曾帶動一個禱告運動，神就使用這禱告運動帶來了第一次的大復興(1734-1750)。愛德華讀到一份來自蘇格蘭有關聯合禱告求復興的論文時，心受感動，便根據該論文，編寫成 *A Humble Attempt to Promote Explicit Agreement and Visible Union of All God's People in Extraordinary Prayer for Revival of Religion and Extension of Christ's Kingdom Throughout the Earth* 一文，是典型的清教徒作品。愛德華呼籲基督徒和各地教會聯合起來，有策略地同時間舉行禱告。這策略後來被稱為「禱告協奏」(Concert of Prayer)。愛德華預料這建議很快可以傳遍新英格蘭的教會，因為所有基督徒，不論任何宗派，都很容易認同這兩個禱告事項：教會的復興和沉淪人的覺醒。這禱告運動傳播得很快。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同心禱告和禁食的確感動神帶來了第一次大復興。

愛德華於1764年逝世。幾年後，教會的屬靈狀況再度走下坡。著名復興歷史學家歐文(J. Edwin Orr)博士形容當時我們國家的情況：

「在美國大革命(1775-1783)之後，有一段史無前例的道德大衰落時期，酗酒問題嚴重。在五百萬的人口中，竟有三十萬人被

証實是醉漢，褻瀆的行為到了不可想像的地步。美國有史以來，婦女們首次不敢在晚上外出。每天都有打劫銀行事件，哈佛大學的調查發現學生當中沒有一個信徒。偉大的歷史學家利加凌(Kenneth Scott Latourette)博士對這段時期如此描述：『似乎基督教快要被排擠到人們的生活之外了。』最高法院的主審法官馬約翰(John Marshall)，一個有心的信徒，向朋友如此寫道：『教會已到了一個無可救藥的地步。』(Mary Stewart Relfe, *Cure of All Ills*)

神再次感動一位牧者白以撒(Issac Backus)，使他看見同心禱告的必要。一如他的前輩愛德華一樣，他寫了一篇名為宗教復興的祈求(*A Plea for the Revival of Religion*)的文章，寄達美國每個宗派的牧師手上，呼籲每個人在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一全天開放教會，舉行禱告會求復興。幾乎每個宗派都響應，呼籲屬下教會同心祈禱和禁食。公理教會、浸信會、長老會、衛理公會和獨立教派一同在本教會禱告，然後一同在本城或本區域舉行聯合禱告，超越宗派的界限，懇求神賜下極需要的復興。

這次同心禱告和禁食的結果，帶來了第二次大復興(1794-1840)時期。神行奇事來回應祂子民同心的禱告和禁食，數以百萬計的人信主加入教會。在偏遠地區，神更藉各營

會、聚會親臨其中，這不單使教會生長，更讓生活在這些偏遠地帶的人能安定下來。

公立教育、宣教運動、廢除奴隸制度的火花都是這次復興和覺醒所產生的結果。超過600所大學是由不同的復興者所開辦的。教會再度在社會產生莫大的影響，因為它滿懷熱情地向救主回轉，並順服祂的呼召而活。

這些情況証實，歷來信徒對他們所處的世代均感絕望。然而他們發現，當他們開始禱告禁食時，神就垂聽他們，並將復興賜給教會，又叫失喪的人醒悟過來。

我們的世代同樣是黑暗的。可能美國耶穌基督的教會沒有經歷過比廿世紀末葉更黑暗的時代——但仍有希望。正如歐博士愛說的：「當神要在祂的子民中間作新事時，祂必令他們禱告。」

普世基督徒運動人口統計專家白大衛(David Barrett)所搜集到的一些統計資料，在畢大衛(David Bryant)所著現今的希望(*The Hope at Hand*)一書中記載如下：

1. 全球約有一億七千萬信徒立志每天為復興和屬靈的覺醒禱告。
2. 其中二千萬人相信為復興和覺醒禱告是他們主要的呼召。
3. 至少有一千萬個祈禱小組，積極求神賜下全球性的復興。
4. 估計約有一千三百個禱告動員網絡在

鼓吹教會加速為普世復興和差傳禱告。

畢大衛在現今的希望一書中，曾對上述資料有以下的回應：

「若我們知道，如歐博士所指出的，歷來禱告的巨浪都是神所賜的禮物；若說神同時命定結果和方法的教導合乎聖經的話（結果是普世復興，方法是祂子民的禱告）；若這禱告越發集中於全國和全球的復興；又若當神感動我們作這樣的禱告，祂如此做是因為祂的確已準備好答允我們的禱告——那我們又怎能不相信普世復興已是近在眉睫呢？」

復興的要訣是熱誠、恆切和充滿把握的禱告。禱告並不是要改變神的心意，因為祂的心意早已顯明，祂願意帶來復興和覺醒。禱告是把神的應許帶到神面前，並祈求這些應許能因著信心而實現。「**因此，禱告其實是把神自己的應許呈現在祂面前。**」（W. Vernon Higham, *The Turn of the Tide*）

史奧士活(Oswald Smith)在他的小冊子摯情的禱告(*Affective Prayer*)裏作這樣解釋：

「神的應許即是神的承諾，它提供了保證，從而構成信心禱告的基礎。應許的可靠性在於發出應許者的屬性及其所擁有的資源，正如一張支票是否有效在於簽支票的人有多誠實和有多少資產。神的屬性和可靠是祂所作應許的信譽保證。對神而言，應許和施行是分不開的。但應許和事實卻有所不同。我們接受聖經所列出的事實，但我們卻

是祈求應許。當神宣講一個事實，我們以信心接受並根據它來行事。當神發出應許時，我們追求符合它的條件，確信應許會實現，並得著應許的好處。信心禱告的作用乃是把神的應許轉化成實際經歷的事實。古代列祖憑著信心得著神所應許的(希11:33)，並將之轉化成個人的經歷。信心禱告既不建基於外在的環境，也不建基於內在的感受。當身處逆境、滿心憂疑時，那正是最用得上信心禱告的時候。它源自聖經上的明確應許或肯定，因為信心只能在神自己的保證下建立。信心禱告則是將應許化為實施的能力。」

破除宗派主義

復興和覺醒的第二個要素就是宗派主義圍牆的拆除。雖然宗派本身沒有甚麼不對，然而若因此生出門戶主義，使基督徒不能與其他基督的肢體相交的話，那就頗有破壞性。在第一次大復興、第二次大復興、1857-1859年的祈禱大復興、1904-1905年的威爾斯大復興，和1906-1909年的阿蘇撒街(Azusa Street)大復興裏，基督的國度都要比宗派的國度更重要。

馬愛仁(Iain Murray)寫道：

「**聖靈降臨其中的一個特徵，就是信徒中有種大公無私的精神。只有當教會把基督放在首位，世人才能看到那些屬祂的人的真正身份。**」（*Revival and Revivalism*）

今天，我們目睹宗派主義和種族主義——這些分裂和醜化基督身體的圍牆——正被蓄意拆下。在美國各處，基督徒醒悟到宗派主義分化並破壞我們向世界作見證的罪；神的靈也在英裔教會中，將白人優越感的罪連根拔起；而在有色人種的教會中，對逼迫和排斥反應不當的罪也浮現出來了。神正在廣行大事。當復興全面性地臨到時，它會臨到整個教會。

「守約者」大會召聚了超過一百萬不同種族和不同教會的男士們同心界定敬虔和正直。去年（譯者按：1996年）二月，四萬位來自基督教會不同宗派、種族的牧者和領袖齊集亞特蘭大（Atlanta），用三天的時間一起尋求主。結果，長期分割教會的宗派和種族的圍牆被粉碎了。全國都有牧者聚集在一起禁食和禱告。全教會，超越了宗派和種族的界限，也都齊集一起禁食和禱告。

他們求神賜下復興給教會，並叫失喪者能覺醒。

也許你聽過有位美國人坐飛機到英國的故事，當飛機準備著陸時，他往窗外看，見到英格蘭郊區有幾何圖案的石造圍牆。幾個月後，他在同一地方的上空飛過，卻看不見圍牆。他感到奇怪，於是問空中侍應到底那些圍牆去了哪裏。「噢，先生，你不知道嗎？現在正是收割時節，那些圍牆還在那裏，只是被茂盛的農作物遮蓋著罷了。」

這就是復興中所發生的。那些隔閡的圍牆仍在那裏，但如今教會的目光專注在那些待收割的農作物上，而不是在圍牆上。

當超越各種隔閡和種族界限的禱告和禁食日益加增時，會感動天父賜下我們所盼望和需要的復興和覺醒嗎？我們又怎能不相信呢？！

對神的渴慕

在神賜下復興和覺醒之前，祂對我們還有另一個要求，就是對神有永不止息的渴慕。

「復興的一個必然且不變的先決條件永遠是對神的渴慕，對認識這位永活的神的渴慕、一個活的渴慕，熱切渴慕神動工，彰顯祂自己和祂的能力，興起並驅散祂的仇敵。對神的渴慕和對祂榮耀彰顯的盼望是復興必需的先決條件。」（Martyn Lloyd-Jones, *Revival*）

當對神深切的渴慕將我們維繫在一起禱告和禁食，當種族和分歧的圍牆開始被粉碎時，復興已離我們不遠了！